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十二回 公子多情驚逢舊遇 美人薄命哭訴離衷

話說趙鼎銳等自洪一鶚祖錢之後，接著趙鼎銘的丈人徐士勛錢行。這徐士勛也是個在籍的紳士，年已望六，稍有田產，坐了一任松江南匯縣學訓導。生平有兩位小姐，一位公子，大小姐嫁與現任內閣中書王立經的兒子王世達，這二小姐就是趙鼎銘的妻子。公子尚在襁褓，因他是晚年得子，五十四歲上討妾沈氏生的，現在家中納福，到也自在安閒。因女婿是頭一次進京，故也要備席酒席給他送行，這也不必細講。單說趙鼎銳擇定了二月十二束裝就道，就約定杜海秋李亦仙二人在他家會齊，一陣出城，坐船前往。又往各親戚家告辭謝酒，吉慶和便去妙相寺，告訴了法真進京的日子，代著辭行，諸事料理清楚。十二日天明，洪一鶚就來恭送一會子，杜海秋李亦仙均帶著家人腳夫挑了行李衣箱考具，齊集一起，趙氏兄弟及吉慶和的物件是早預備好的，當下也喊腳夫挑了各件，就命小芸押著先出城去，又僱丁三頂轎子。趙氏兄弟便進去在父母面前告了辭，老夫婦也叮囑了兩句，又同妹子說了幾句話，然後又往自己房內與妻子話別。徐小姐見丈夫即刻就要動身，未免依依不捨，好像有許多話要說，一時不知從那裡說起，外面又催著要走，只說得兩句道：「你在外身體要格外保重些，晚上早些睡，一到京裡就寫平安信回來，我在家專等你的喜信。」趙鼎銘聽說，連答應了幾聲「曉得。」復又說道：「你在家也不要煩，我在外自會保重，到了上海，我就有信回來，不必等到京的時候。」說要，轉身走了兩步，又回頭來說道：「你晚上千萬也要早點睡，被窩可要蓋暖了，我不在家沒人照應你。」還要望下說，只見趙喜又進來催道：「大少爺同諸位少爺們都等著呢，請二少爺快點罷，如果遲了，今日就趕不上下水輪船了。」趙鼎銘聽說，只得望著他妻子說了聲「我走了。」徐小姐的眼框子便紅了一紅，也說了聲：「一路順風，連科及第。」底下的話便哽咽著不能說了。

趙鼎銘就趕著走到廳上，大家一見齊聲笑道：「這位二姑娘實在難出繡房呢。」趙鼎銘臉上又發了一陣紅，於是出門上轎而去。到了下關，見行李等件已經先到，家人們全在那裡伺候，大家下了轎，先在茶店裡坐下來，趙喜便開發了夫價，也泡了壺茶，同著小芸並李家杜家的家人在旁邊坐著。杜海秋等坐了一會，就往江邊上閒逛了，見上流頭約有十里多路，濃煙一縷直上雲霄，知道輪船是到了。又聽得一片聲喧，齊呼買票，杜海秋等趕著把票買好，倏忽之間船已下碇，大家忙著把東西搬上船，又檢點了一回，卻一件不少。趙鼎銳又同船上買辦要了兩個房艙，各人安排停當，一會子聽得浪聲大作，船已開行，果然掣電追風，瞬息千里。次日，約有亭午時候，已抵上海，吉慶和與趙鼎銘兩人四面一看，好似別有天地，非人間的光景。又停了一刻，船已靠岸，便有客寓內的伙計上船接客，趙鼎銳就定了同發棧房，那接客的便在此照應一切。又喊了挑夫，把東西挑上肩，就同著家人押下船去。到了碼頭上，又代他們僱了兩輛馬車，趙鼎銳等便坐上馬車，如旋風般一路而去。

轉眼間已到了棧房，所有車錢夫價，皆先由櫃上開發，隨後一總再算。當時便有茶房將趙鼎銳等人領上樓去，一順開了三個房間，又將各人的物件搬到樓上，安頓已畢，便開上飯來，大家吃過午飯，又各自查點了一回。趙鼎銳走下樓來，在帳房裡打聽開往天津海輪的日期，那帳房內有人答道：「頭幫船昨日已開，這二幫船是下禮拜一，十九上午十二點鐘開。」趙鼎銳聽說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乃來的不巧，又要在這裡耽擱幾天了。」想著又上樓，就將此話告訴了杜海秋等人，趙鼎銘聽了這話，便歡喜道：「哥哥，難得海船這兩天不開，我們可以暢游數日了，哥哥與李大哥、杜大哥是都到過此地，單是我與吉大哥不曾到過，體們可以帶著我兩個人去各處頑耍一回，讓我們見見世面。」又道：「吉大哥你不知道此地的戲才好看呢，還有信人，比南京的好上幾十倍。」吉慶和道：「什麼叫做信人？」趙鼎銘道：「我聽人說上海的婊子都叫信人的，我還聽說不像南京釣魚巷的姑娘，同客人接了線頭，然後才能去住，還要六塊錢一夜；此地的信人只要客人是個標臉，頭一次進門的時候，只須擺抬酒他就留著住宿了，到了明日早上起來，不過要把四塊錢做什麼下腳，以後便一個錢不要，由他常來了。最討便宜的是戲班子裡小花旦小武生，那些信人一見了這等人，便不要命的拉了來，認他朝歡暮樂，還要貼錢把他用，做衣服把他穿，這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？」

趙鼎銳道：「這有什麼緣故呢，終不過是下賤罷了。」杜海秋道：「你到不要說他下賤，越是闊嫖客大老官，並他些什麼大人，偏檢這些妍戲子的信人嫖，才算有體面，只怕你我要去嫖他，還巴結不上呢！」趙鼎銳道：「算了罷，我不願有這體面事，暗地裡給人家刷鍋。」於是大家笑了一陣。李亦仙道：「吉兄與趙二弟初到此地，也當得請他們一頓，我們晚上先去吃番菜，然後去看戲何如？今晚你請，明日是我的主人。」「罷罷，我們趙二弟羨慕此地信人好，我明晚就請他去吃酒，或者有愛上他標臉的也未可知。」趙鼎銳說：「海秋你不要作孽了。」李亦仙道：「趙二弟的臉雖標，卻不如吉兄的臉生得俊俏，恐怕吉兄是有人要愛上的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小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，不必說絕無人愛，就果真有了也是不願的。」杜海秋哈哈大笑，望著趙鼎銳道「意中人遠天涯近，吉壽人可謂情癡矣。」

此時已是上燈時分，李亦仙便邀他們出去吃著菜看戲，直至夜半方回，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因上海早間無甚趣味，大家就在客寓內閒談，吃過午飯，杜海秋就著人僱了兩輛馬車，先往各處一遊。將近五點鐘光景，杜海秋便帶著各人到了個舊游之地，進得門來又詢問明白，卻好林韻仙剛才回來，聽見有人詢問，即著娘姨下樓招呼，於是大家就跟著娘姨同到了樓上。林韻仙已站在那裡迎接，一見杜海秋，便慇懃說道：「杜老爺三年弗見哉，請裡廂坐沒哉。」說著便讓了進去。大家坐下，娘姨泡了五碗茶，林韻仙讓了茶，又問了各人姓名，然後向杜海秋道：「現在阿是要進京去會試格，幾位老爺阿是一道子來個住拉啼場伙唔別子奶，三年日日拉裡牽記奶，一封書信弗曾把拉唔格，沒叫別人家真個要牽記煞。」李亦仙便學著蘇白，笑道：「先生弗要牽記哉，今朝是來個哉，阿有嗜閒話說。」說得大家笑個不住。

杜海秋便招呼預備擺酒，林韻仙聽說，趕著叫娘姨下去預備，杜海秋又叫林韻仙薦四個人來，林韻仙就斟酌了一會，拿出幾張局標並筆墨之類，放在杜海秋面前。林韻仙一面說，杜海秋一面寫，李亦仙是蘇蕙芳，吉慶和是王娟娟，趙氏兄弟是金大寶金小寶，卻是姊妹兩個。

林韻仙便把局票拿了出去，著人去叫。一會子擺了酒席，大家都入了坐，去叫的局先後也到了三個，只有吉慶和的還不曾到。三巡酒過，王娟娟才跟著個娘姨走上樓來，剛進了房，李亦仙便喊道：「吉兄的人來了。」吉慶和掉轉頭來一看，忽大驚道：「你怎麼到這裡來的？」趙鼎銳、杜海秋聽說也看了一眼，便道：「你不是半山寺廟祝王大的女兒麼？」王娟娟便發了一回怔，這才說道：「好像是在那裡見過的，急切卻記不得了。」趙鼎銳道：「你曾記三年前十月初間，我們三個人到半山寺閒逛，在一局亭上，同你老子閒話，你老子在那裡講，你給人家做平金的扇套上剩了許多錢。正講得高興，從京貨舖子拿了生活回來，尋著你老子，還說他同誰絮話的，可記得不記得麼？」王娟娟猛然想道：「是了，但不知三位老爺尊姓什麼？」

杜海秋道：「我姓杜，這位老爺姓趙，那位就是吉老爺。這吉老爺自從在一局亭上見你一面以後，便便慕你極了，隔了個把月，只怕還瞞著我們去訪了你一趟，不知可遇見你沒有？」王娟娟道：「只是幾時的話呢？」吉慶和道：「總在冬月初的事，我聽見你老子說，你因京貨舖子裡沒有生活，你悶得很，到什麼乾姨娘家去了，可是有的麼？」王娟娟聽說，便簾簾的流下淚來，咬著牙齒恨道：「諸位老爺們且請吃杯酒，小賤婢的情節一言難盡，難得在此遇見老爺們，又蒙格外垂問，小賤婢的冤就可以伸了。待老爺們吃過酒，當細細的稟上。」說罷就靠著吉慶和坐定，大家胡亂飲了一回，趕著吃了飯。吉慶和便問道：「你怎麼會到此地，你老子知道不知道呢？」王娟娟道：「自從老爺們去過之後，第二年夏天，我老子就得了急病，不到兩日就死了，死下來一無所有，又無本家親戚可以設法，只有我這乾姨娘平時同我最好，我就跑到他家去，請他代我打個主意，當時並承他的情，就一力擔承，叫我不作急。果然第二天不知他是怎麼弄的，就將衣衾棺木弄了來，共計約有二十元的光景，當下就把我老子收了殮，我那乾姨娘就陪我在廟裡，等我老子過了三七，請人安葬了他，就說我人大了，獨自住在廟裡不便當，莫若同他同去住，在他家各事順

便些。我聽了這話到也不錯，後又想著他家也不是有餘的人家，怎麼養得起閒人呢，因把這話就對他說了，他又說道：「姑娘這算什麼，乾姨娘雖窮，你吃的一碗飯，還不至於沒有，好在姑娘還有一手的好生活，平時再拿些生活做做，剩幾個錢貼補你乾姨娘就是了。我於是就在他家住下，才住了五個月的光景，這日他又向我說：姑娘，現在米糧甚貴，外面的生活又不好，你乾姨娘的事你是曉得的，你縱然貼我幾個錢，那裡得夠。我現在另外想個主意，我有個表妹妹姓朱，在上海湖絲廠裡做女工頭，一個月都要剩十幾塊洋錢，就是那些女工，每天至少也要剩二三百文，不如我同你到上海去他那裡，請他把你弄到湖絲廠裡做女工，我也去廠裡隨便找件事，剩幾個錢一天零用零用，伙食就貼在我表妹妹家吃。」

話猶未了，忽聽得喊了一聲：「不好了。」大家嚇了一跳，再一看時，原來趙鼎銘聽見這話在那裡著急。杜海秋道：「那時你曾答應他呢？」王娟娟道：「彼時我原不曾答應，後又被他千說萬說，我又想他的光景是不能養著閒人的，不若就同他去走一趟再說罷，因此就答應他了。」

趙鼎銳道：「到了上海曾找到他的表妹妹呢？」王娟娟道：「及至來到此地，就在小東門外一個小客寓裡住了下來，他第二天將我丟在客寓裡，他一個人就找他表妹妹去了，等到晚上他才回來，說是已找著了，明日他表妹妹還自己來接我們，同到他家裡去。到了明日果然有一個半老婦人來尋他，見著面時，姐姐長妹妹短慇懃的了不得，又誇贊了我一回，又說包我十天就到湖絲廠裡做工，每日可得二百幾十文，坐了一會就一起到他家裡去了。過到七八天上，我那殺了剝老豬狗的乾姨娘，不說不道，瞞著我就走了，那時他的什麼表妹妹才對我說道：我不是你乾姨娘的表妹妹，我姓胡，你的乾姨娘說你老子死了，衣衾棺木全是他買的，他用了一百餘元，你沒有這宗錢還他，因此將你押在我家，押了二百元，言明五年之後來贖，我聽了這話，就哭了一場，拼著一死，那裡曉得他日夜看守，拼死不得，欲待逃走，不能出門，由此又過了個把月，他就逼我為娼。我雖不肯，經不起他那樣毒打，他又不放你死，終日終夜就同看犯人一樣，被他逼不過，沒法想，只好向他商議道：為娼可是從你了，但是一件，不論富貴子弟以及富商大賈，要我中意我才接他，不能逼我失身；如果相逼，我拼著你打死我都不行。至於你押了二百元，只要你答應我這句話，包管你兩個月把這二百元剩回來，以後剩的錢還是歸你。這個老殺剝才答應了，聽我擇人不得相逼。因此年半以來，但出局不接客，已經代他剩了有一千餘元了。諸位老爺們的明見，看我可苦不苦麼？」說罷，便嚎啕痛哭。吉慶和也流下淚來，大家亦代為歎惜不已。當晚無法可想，只得各散。欲知想出什麼法來，救得王娟娟回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